“终极实体～体验”元框架与基督教的互印：从原典到显题

摘要

本报告以“终极实体～体验”元框架与基督教展开互印。元框架的核心命题是：终极实体本自具足、本不生灭，将“全知的概念”转化为“对于全知的觉知与体验”，由此演化出世界与万物（现象界）。这一命题在基督教原典中已有结构性的先行表达，尚未以“体验”为核心概念加以显题化。原典层呈现三条线索：创世的第一动因与元框架第一动因同构；“分别善恶果”是二元对立现象界的体验开始，“原罪”的实质是把分离的幻觉误认为终极真实；道成肉身是本体的示现，示现“不生不灭”的本质与在现象层不执迷的体验。历史层呈现一条主线：代赎拆毁“分离”的枷锁，人的主动性被释放，教法在历史中朝向世俗化体验演进；从马丁·路德、清教徒与加尔文主义，到朋霍费尔与蒂利希，教法演进遵循着“本质—现象—体验—本质”的循环，构成不分割的圆环。互印的落点是：创世为体验，分离是幻觉，合一是实相；体验是目的，现象是工具；救赎是自觉的醒来。元框架与基督教各自保持独特性，互印的结果是双向照亮：基督教因元框架而更自觉地活出“道成肉身”的此世体验重量，元框架因基督教而在死亡这一最深的分离相中确认了“本体无生灭”的命题。

关键词：终极实体～体验；基督教互印；原罪；世俗化；终极关怀

一、导论：互印的定位与两层结构

“终极实体～体验”元框架是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大文明原典中提取出来的意义结构。它的核心命题是：终极实体本自具足、本不生灭，将“全知的概念”变为“对于全知的觉知与体验”，由此演化出世界与万物（现象界）；本体无生灭，生灭是相，体验是统一层。地球上的人类是万物中具有自觉意识的“自觉体验终端”与“协同创造者”之一。

这一框架回向基督教，揭示基督教本已蕴含、尚未被系统提炼的体验主脉。互印是双向的：基督教因元框架而获得更自觉的体验论表述，元框架因基督教而

获得“分离—代赎—复活”这一深度个案中的检验。

报告分两层展开。原典层处理创世、人、分别善恶果、道成肉身，呈现基督教的原初事件在体验论上的结构。历史层处理宗教改革以来的世俗化演进，呈现基督教的历史进程在体验显题化方向上的运动。两层之间是递进关系：原典层揭示体验的“跌落”与“复位”结构，历史层揭示这一结构在制度与意识层面的逐步释放。报告以“体验不可替代”为贯穿命题，以“分离是幻觉、合一是实相”为互印的核心节点，以“元框架与基督教各自保持独特性”为边界。

二、原典层：创世、人、分别与道成肉身的体验论结构

2.1 创世记的体验动因

《创世记》开篇：“起初，神创造天地。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；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：‘要有光’，就有了光。”这段经文常被读作宇宙起源的编年记录。在元框架下，它首先揭示的是创造的动因。

“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”是终极实体在创造之前的寂寥状态——本自具足、本自清净、本不生灭，尚未有体验的展开。《楞严经》所说“妙性因‘空’的寂寥状态，升起了自证‘我是明’的觉”，与《创世记》“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”构成同一结构的两种表达。上帝因‘空虚混沌’而生起创造世界的意识”，其动因指向将“全知的概念”变为“对于全知的觉知与体验”。这是元框架第一动因在基督教原典中的先行表达：终极实体为了体验而演化世界与万物（现象界）。

“神说‘要有光’，就有了光”。光是二元对立得以展开的第一个条件：有了光，才有暗；有了昼，才有夜；有了分离，才有体验的可能。现象界的二元对立是体验得以可能的条件。这一解读既是元框架对《创世记》的解读，也是《创世记》自身叙事逻辑的显题化：创造的第一步，是设立对立相，为体验搭建场景。

2.2 人在原典中的位置

《创世记》说：“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。”又说：“神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”这两句经文是基督教人论的核心，也是元框架与基督教互印的关键节点。

“照着自己的形像”指向上帝赋予人类的“灵明”——自我意识、理性与自由意志。人由此成为能与终极实体的“体验意志”产生共振的“自觉体验终端”之一。上帝将生气吹入人的鼻孔，这口气是灵，是人与上帝在本质层为一的显证：人的灵分有上帝自身生命之气；人与上帝在本质上是同一生命之流的两个面向。《新约》中，这句话的本质被概括为“圣灵住在人里面”。

在元框架下，人的这一定位与“自觉体验终端”和“协同创造者”对应。人是万物中具有自觉意识的体验终端：万物都在体验，人能够反观自己的体验，追问“我为何体验”“我如何体验”“我应当选择何种体验”。人是协同创造者：上帝将万物交给人“管理”，其中包含对自然的治理，更指向与自然的协同。自然作为人的“无机身体”，人通过自然参与体验，自然也通过人达到自觉体验。

元框架“地球上的人类是万物中具有自觉意识的‘自觉体验终端’与‘协同创造者’之一，自然是人的‘无机身体’”，在此获得基督教人论的表达。人被造来参与体验的协同。上帝吹的那口气，是人生命的来源，也是人体验能力的来源；人与上帝在本质层为一，是创造的初衷。

2.3 “分别善恶果”：二元对立现象界的体验开始

《创世记》中，亚当和夏娃在吃“分别善恶果”之前“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”。羞耻来自“把自己看成一个被观看的对象”；“我”与“他”的割裂尚未出现，羞耻便没有立足处。吃果之后，“我”出现，“他者”随之出现；上帝从内在的生命之流转为外在于人的观看者与审判者。人开始躲藏、推诿、恐惧。

在元框架下，这一转折是自觉意识从“合一体验”进入“主客二分”的认知结构剧变，是二元对立现象界的体验正式开始。分别心是理性、道德判断与自我意识的起点，也是体验开始被概念过滤、被对立切割的起点。元框架肯定分别心的必要性：没有二元对立，就没有体验的可能；现象界的对立相是体验得以展开的条件。执迷发生在“把分别当成了终极真实”这一步。

这一执迷，是元框架所说的“遗忘”工具在基督教叙事中的表达：为了体验的真实性，自觉体验终端在进入角色时暂时遗忘自己的玩家身份，以便全身心代入角色的处境、情感与选择。遗忘是体验真实性的条件；遗忘过度，则出不了戏，把角色当成自己，把场景当成归宿，把工具当成目的。“人与神分离”的幻觉被

误认为不可更改的存在事实，人从“不生不灭的合一体验”跌入“有生有灭的分离焦虑”。这是“原罪”的体验论实质：认知结构上的执迷，在道德层面呈现为过犯。

2.4 基督的道成肉身：本体的示现

上一节揭示了“原罪”的体验论实质：人把“人与神分离”的幻觉误认为不可更改的存在事实，从“不生不灭的合一体验”跌入“有生有灭的分离焦虑”。基督的道成肉身，是对这一执迷的回应：以本体层的示现，让人从现象层的执迷中走出来。

道成肉身是本体的示现：本体层进入现象层，以肉身的方式示现“不生不灭”的本质。耶稣“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”，表明现象层的体验——软弱、试探、痛苦、死亡——是本体层要亲历的东西。没有进入，就没有体验；没有体验，第一动因就没有在“人”这一终端上完成。耶稣进入死亡，又显示复活，以“生灭相”示现“生灭是相、本体无生灭”。死亡是现象层二元对立的极端形态——“我”与“生命”的分离；复活是本体层对这一分离的彻底否定。耶稣以自身的死与复活向人示现：连死亡都不能叫人与上帝隔绝，因为隔绝只发生在念头里，不在本体里。

道成肉身示现的，是“本体无生灭”的本质，也是“在觉悟本质的前提下，于现象层不执迷地体验与创造”的道路。耶稣在风暴中依然平静，不惧困难与生死，因为他安住在实相中，不把自己看作与他人对立的小我；他在被钉时赦免人，因为他看清：钉他的人是自认为‘分裂’的部分，正把刀剑刺向本质上‘恒一’的部分；他们不晓得自己本是‘恒一’的”。这是“认真体验，而不执迷”的基督教版：投入现象层的实践与苦难，不被现象层的二元对立所困；进入场景，不忘记玩家身份。

道成肉身是本体在现象层的示现：它示现了本体无生灭的实相，也示现了在觉悟实相后于现象层自由体验与创造的道路。基督教的神学重量，在于它把“体验”推到了本体自身：终极者进入体验，在现象层中示现本体。这与元框架“终极实体为了体验而演化现象界”的指向同构：本体无生灭，连死亡都不能使它断裂；体验是目的，连苦难都是要被“穿越”的场景。

三、历史层：教法演变作为体验主脉的显题化

3.1 代赎释放主动性，教法朝向世俗化体验演进

基督的代赎戳破了“人与神分离”的幻觉，人从“原罪”的枷锁中释放出来，主动性由此展开——从“分离”的执迷中醒来，以自由的身份参与现象层的体验与创造。基督教在历史中的教法演变，沿着这一释放的方向，一步步朝向世俗化体验展开。

3.2 马丁·路德：体验场域的重构

马丁·路德提出“因信称义”与“信徒皆祭司”，拆除了修道与世俗之间的体验等级。他反对天主教将神职与修道置于平信徒世俗生活之上的安排，主张所有基督徒的呼召在道德与宗教的严肃性上平等，差别只在功能。普通世俗工作由此转化为基督教的天职，成为信仰在爱中结出果实的体验场景。这一教义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，使信徒倾力投入世俗劳动——体验的场域从修道院的专门化空间扩展到日常生活的普遍场景。

3.3 清教徒与加尔文主义：体验场域的深化与异化风险

清教徒与加尔文主义把世俗劳动确立为体验“神圣临在感”的核心场域，这是对“第一动因”主旨的把握。“第一动因”所揭示的体验让人在现象层的日常实践中活出神圣的临在。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把这一逻辑系统化：信徒无法确知自己是否被拣选，世俗劳动及其有纪律的成果成为“识别的根据”，一种用来解除关于救赎与否的不安的技术手段。世俗劳动由此被提高到神圣性的体系之中，体验“神圣临在感”的核心场域从修道院转移到职业生活——体验场域在此深化，“第一动因”主旨在世俗场景中展开。

元框架同时提示：当禁欲的宗教内核消退，世俗积累的逻辑独立运转，工具可能取代体验，占有可能取代参与。世俗劳动本身没有问题；把世俗劳动的产物——财富、地位、绩效——当成体验的替代品，就忘记了“体验是目的、现象是工具”。加尔文主义的深度展开，证明了现象层可以承载极认真的体验；它的历史后果，也证明了忘记这一提示会走向什么方向。

3.4 朋霍费尔：打破宗教外壳，释放体验的新内核

朋霍费尔面对的是一个“世界已经成年”的局面。他拒绝把上帝推到生活的边缘，拒绝把上帝当作填补人的软弱与空隙的“宗教性假设”，要求在生活的中心、在人的力量与责任中谈论上帝。他所说的“非宗教的基督教”，把信仰从“宗教”这一历史外壳中剥离出来，要求信徒“实践自己的信仰而不是空谈教义”，在此世的责任中活出体验。

在元框架下，朋霍费尔的位置极为关键。“世界的成年”对应人类作为“自觉体验终端”的自觉化：人以成年人的责任参与现象层的体验与创造，不再以“需要被拯救的幼儿”身份面对终极实体。“非宗教的基督教”对应元框架对“宗教外壳”与“体验内核”的区分：宗教形式是历史性的、可变的，体验本身是目的。朋霍费尔要求信徒承担此世的社会与政治责任，是“认真体验，不被执迷”的基督教版本：不逃离现象层，也不把现象层当作终极。朋霍费尔打破的是宗教的外壳，释放的是体验的新内核——“第一动因”所揭示的新生命在以此世责任为场景的体验实践中展开。

3.5 蒂利希：终极的回归

蒂利希的“终极关怀”，是对终极者的一次回归：上帝是体验得以可能的意义根基与指向，而非诸存在者中的一个客体。凡能被我们当作客体去占有、去证明、去否定的，都够不上真正终极的分量；终极者以“关怀”的方式被体验，无法以“客体”的方式被把握。这一表述在术语层面与元框架形成最直接的接口：终极实体是体验得以可能的意义根基与指向，而非诸存在者中的一个客体。

元框架与蒂利希的互印在于：元框架的“终极实体”若被误解为一个外在的、需要被“信仰”或“服从”的客体，它就退回了“分离”的幻觉；蒂利希的“终极关怀”若被误解为一种纯粹主观的心理状态，它就失去了本体论的重量。二者的互印，在“非客体化的终极性”这一节点上相互校正：终极实体是体验的本体条件，在体验之外没有对象化的位置。

3.6 教法演变的循环：本质—现象—体验—本质

圣经叙事从创世记，到分别善恶果，到人间赎罪，再到基督代赎，遵循着“本

质—现象—体验—本质”的循环叙事，基督教后来的历史演化，从基督到马丁·路德，到清教徒与加尔文主义，再到朋霍费尔与蒂利希，教法又重演了这样的循环。本体进入现象，在现象中体验，又以复活回归本体。本体和现象是不分离的，历代的教法宣讲者安住于不一不二的见地：有的更多偏向本体层的描述，有的更多偏向现象层的体验”，两种偏向都在同一循环中展开，共同构成教法演变对原典叙事的重演。

四、互印的节点与边界

4.1 核心互印节点：原典与历史的双重印证

基督教原典层与元框架的互印：从创世以‘空虚混沌’为缘起、第一动因是为了体验，到人与本体在本质层合一、人具有如‘神’一般的自觉性，到吃了分别善恶果、背上原罪的道德枷锁，再到耶稣进入死亡又显示复活，破除人对现象界的执迷，让人活出本质。基督教原典的阐述与元框架的主旨指的是同一个面向。

《旧约》从创世记，到分别善恶果，到人间赎罪，再到基督代赎，遵循着“本质—现象—体验—本质”的循环叙事，从基督的本质出发，历史教法的演变同样遵循这一循环。马丁·路德、清教徒与加尔文主义偏向现象层强调体验，朋霍费尔与蒂利希偏向本体层强调合一。这样的循环叙事，恰好是元框架“终极实体～体验”中“～”的含义：“～”表示本质层与现象层之间生生不息的循环，取太极图 S 线之意——既有二元对立的张力，又有对立统一、循环往复、相即相入的意涵。

4.2 边界：元框架不取消基督教的独特性，基督教不取消元框架的普遍性

互印在元框架与基督教各自保持独特性的前提下展开。元框架不主张“基督教只是体验论的一个例证”，因为“道成肉身”“十字架”“死而复活”是基督教不可替代的独特叙事，它们以道成肉身的示现印证了元框架“本体无生灭、生灭是相”的命题。基督教也不主张“只有基督教才拥有体验”，因为元框架所揭示的“本质—现象—体验—本质”循环，在不同文明传统中以不同方式显题化；基

督教的贡献在于把这一循环推到了“本体自身进入死亡”的深度。

互印的实践指向是清楚的：对基督教而言，元框架帮助它把“体验”从教义争论与制度惯性中重新提取出来，恢复“道成肉身”的此世重量；对元框架而言，基督教帮助它检验“本体无生灭”的命题在最深的分离相——死亡——中是否仍然成立。双向照亮的结果是“体验作为目的、现象作为工具、分离作为幻觉、合一作为实相”这一结构，在基督教的原典与历史中获得了更深的确认。

五、结语：互印的落地与思想自主

元框架与基督教的互印是显而易见的。原典层上，“创世记”印证的世界演化第一动因、“分别善恶果”揭示的认知结构剧变、“原罪”作为分离幻觉的执迷、道成肉身作为本体示现，与元框架“本体无生灭，生灭是相，体验是统一层”的命题同构；历史层上，从马丁·路德到蒂利希的教法演变，遵循着“本质—现象—体验—本质”的循环，与元框架“～”所标识的生生不息循环相互印证。这些互印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各就其位。

元框架与基督教互印的重心，在于‘体验作为第一动因’这一方向。基督教的历史演进，从修道院的专门化体验到世俗职业的普遍化体验，从宗教外壳的承载到此世责任的实践，是“体验”主脉从教义与制度中逐步显题化的过程。这一方向对宗教中国化具有落地意义：宗教中国化让宗教回归其本已蕴含的体验主脉，让信仰从教义争论与制度惯性中释放出来，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此世责任与日常实践中活出体验的重量。元框架为这一落地提供了意义结构的支撑：体验是目的，现象是工具；救赎是自觉的醒来；分离是幻觉，合一是实相。这些命题与宗教中国化“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”的方向内在一致，它所要求的是宗教回到自身最深处的体验内核。

元框架与基督教的互印，还使我们拥有一个自主的思想体系来面对西方文明。长期以来，面对西方文明，我们或者以“抵御”的姿态防守，或者以“跟随”的姿态学习，缺少一个既能容纳基督教原典深度、又能与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对话的自主框架。元框架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大文明原典中提取意义结构，以“终极实体～体验”统摄不同文明的终极者指名，以“本质—现象—体验—本质”的循环解释教法演进，这使我们能够在思想领域以自主的体系面对西方文明，而不

必以西方的框架解释西方、以西方的概念回应西方。这一自主体系的意义，不止于中西文明比较，更在于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人类思想共同体提供了可能：不同文明对终极者的指名可以会通，不同文明的体验主脉可以互印，不同文明的教法演进可以共享同一个意义结构。人类思想共同体让各文明在“终极实体～体验”的元框架下相互翻译、相互承认、相互丰富。由此，我们在思想领域也能够引领人类文明：以意义结构的会通引领，以体验自觉的姿态引领。

参考文献

[1] 圣经（和合本）[M].

[2] 马丁·路德. 论善功[M].

[3] 马克斯·韦伯.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[M].

[4] 迪特里希·朋霍费尔. 狱中书简[M].

[5] 保罗·蒂利希. 文化神学[M].

[6] 保罗·蒂利希. 系统神学: 第一卷[M].